

耀瓷圖錄

陝西省博物館編



2979

耀瓷圖錄

陝西省博物館編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1956·北京

耀 瓷 圖 錄

編 者：陝 西 省 博 物 館

出版者：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責任編輯—傅 揚 美術設計—曹 浩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人民美術出版社刊印廠
上海市印刷三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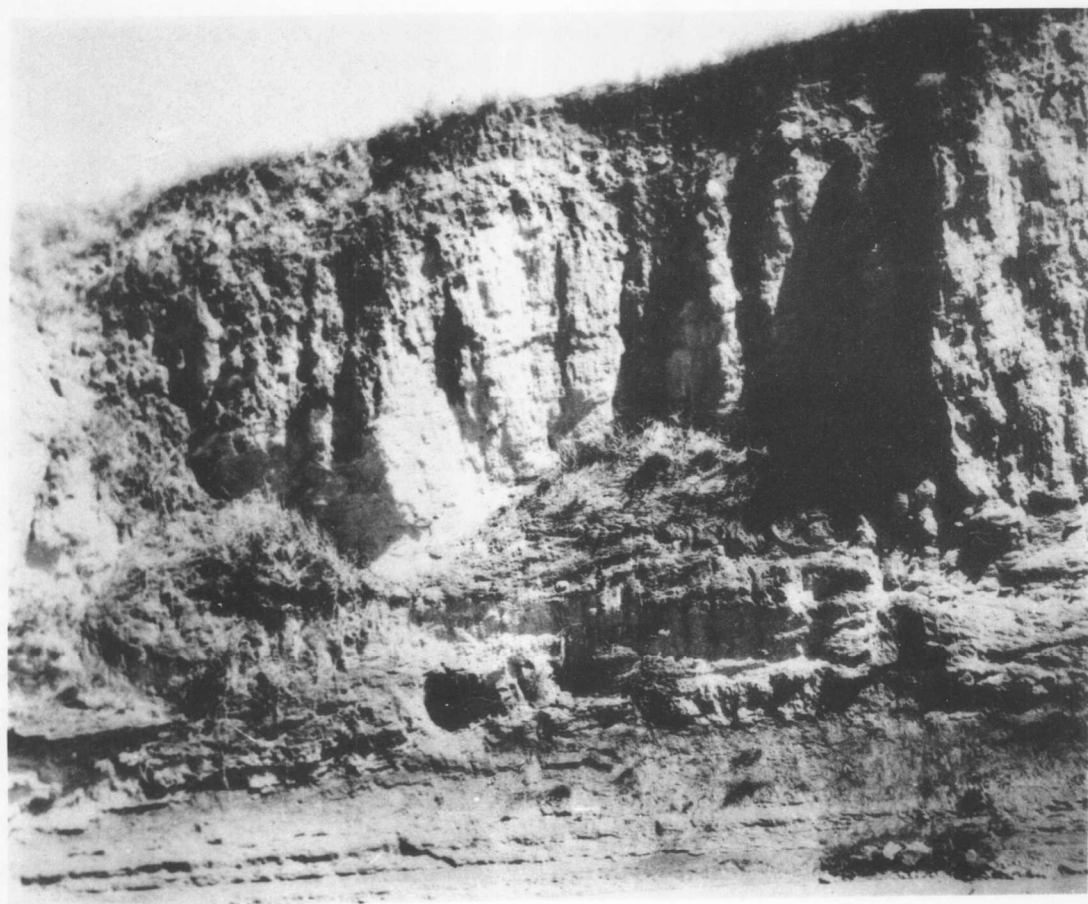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 004 號

1957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8 1/2

印數：1—2,400

總號：8029 • 14



照片下部偏左方的黑孔，就是瓷器出土的原坑。

談 耀 瓷 （代 序）

一

1954年夏，我于調查晉南琉璃之后，过风陵渡，进潼关，去西安，参观当时的西北历史博物館（即現在的陝西省博物館）。在館中見到好些陝西出土的青瓷器，驗其釉色，似較往年調查臨汝窯時所得的碎片标本为淡，有时又略呈薑黃色，施釉似亦較薄，花紋与臨汝窯有所不同，就是以刻划蓮花紋的为多。当时的初步印象仅仅如此。以其有别于臨汝青瓷，同时又多出上于关中，姑假定它是耀瓷，其实我于耀瓷可說很少研究。

数日后，去当年耀瓷燒造地址調查，获得碎片不少，以碎片来印証博物館所藏的整器，竟完全一致。

宋代的耀州窯遺址，就方志所說是在黃堡鎮，黃堡向屬同官县，同官的名称在不久以前取消，改称銅川。同官原屬耀州，因此在同官黃堡所燒造的瓷器就称做耀州窯，正如定窯之不在定州，而在当时屬于定州的曲阳县相同。据說到了明代，瓷窯由黃堡搬到陈爐鎮，仍屬同官，現距黃堡約三十里。

黃堡鎮位在隴海鉄路的咸銅（咸陽到銅川的五里鋪）支綫上，北离銅川尙有三十里，南距現在的耀县亦約三十里。黃堡鎮系山乡里的一個小鎮，咸銅鉄路在它的东面，咸宋公路（咸陽至陝北吳堡县的宋家川）在它的西面，兩路之間有一条漆水从鎮中心穿过，流入耀县境内。全鎮南北長距約近十里，东西較狹，在此区域里，就是宋代耀州窯的地区，因此方志上有“十里窯場”之称。（參攷商劍青“耀窯撫遺”——見1955年第4期“文物參攷資料”。）

出黃堡鎮，沿着公路偏西南方向走去，发现路西山坡及公路兩側田埂間的碎片很多，較大的破碎匣鉢尤多。碎片中尽是青釉器，我于当地农民家中获得兩件整器，只是

一件的底与口部破成兩截，一件破成三块而已。印花及釉色可說是耀瓷的代表作。遍找白釉片竟不得，这还不能作为耀瓷无白瓷之証，因为那次調查仅限于地面上的采集，尚未进行地下的发掘。而在地面上所采集到的，却可以知道耀瓷的生产情况，白釉器可能会較少于青瓷，换言之，也就是說耀州还是以青瓷为它的主要生产品。

二

关于耀瓷的燒造与品質問題，从已往的文献里，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1. 燒青瓷器，仿汝而色質均不及汝。（“輟耕录”、“陶录”）
2. 出青瓷器，以其类余姚县的秘色，所以謂之越窑。……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老学庵筆記”）
3. 耀州陶匠創造一等平底淺碗，狀簡古，号曰小海鷗。（“清異录”）
4. 燒瓷白者为上（“清波杂志”）。后燒白器頗胜（“陶录”）。近人亦說仿定之器，胎虽薄較定尚厚，釉虽細虽白較定略粗而閃黃，并有飞凤、萱草、牡丹等种种暗花。（“飲流齋說瓷”及“古今中外陶瓷彙編”）
5. 唐初已燒白釉及黑色鉄繡花之件，并且在白器上施以淡紅淡綠的色彩，称为帶彩耀器。（“古今中外陶瓷彙編”）
6. 耀州貢瓷器。（“宋史——地理志”）

以上各种說法，我的分析是：一、仿汝的青瓷，色質均不及汝。二、粗朴之器为食肆中所应用。三、耀瓷以白色为上，仿定而胎較厚，釉較粗而稍黃。大約以此輪廓來說明耀州窑，是并不致于不恰当的。

根据我那一次初步調查結果，青瓷的品質与临汝所生产的印花等产品，并无不及之处。倘使要与后来大觀年間宮廷中命汝窑工人所燒造的汝器作一个比較，那就自然有愧色了，所以所謂色質均不及汝，似应作此看法。至于粗朴的一种，就疊燒而器心呈現一圈无釉的盤碗來說，胎骨虽較厚些，但是質朴可愛，这就是所謂列入食肆中应用之物。白瓷以无碎片标本可得，无从与之比較，大致情形如此。

究竟耀州窑的年代如何？說是宋，已經肯定的了，不过还需要更要具体些。在我于 1951 年去河南修武县当阳峪調查时，曾在一座破敗不堪的窑神庙里，发现了一块有崇宁四年的碑記，名称是“怀州修武县当阳村土山德应侯百灵庙記”。原碑記中的文字，有“……造范柴器，乃其始耀郡立祠。……”“……遂燭日发徒，远迈耀地，观其位貌，繪其神仪，而立庙象于茲焉。……”諸語。复查“耀州志”卷二地理：“黄堡鎮……鎮故有陶場，居人建紫极宮，祀其土神。宋熙宁中，知州閻作奏以鎮土山神封德应侯，以陶冶著

灵应故也。祀以晋人柏林配享，林盖傳居人陶术者。今其地不陶。……陈墟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因此确定耀州窑的所在地，有紫极宫以祀德应侯，当阳峪是繼續耀州之后立祀土神的。

关于年代的攷証，我在“談当阳峪窑”（見1954年第4期“文物參攷資料”）一文里曾經有这样的說法：

“从这一碑記并証之其他材料，当阳峪瓷器的燒造，至晚在熙宁年間，而瓷业之盛，是在元符崇宁之間。至耀州，已于熙宁年間立祠了。同时我們明瞭定窑，以政和宣和間燒造的为最好。而宮中命汝州燒造青瓷的时间，是从哲宗元祐元年到崇宁四年（公元1086——1105年）。如此說，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在此五十四年間，当阳峪与耀州兩处的民間窑，非常发达。定器汝瓷也正是发展到了最高点。因此也可以說，北方瓷器，要以这个时期为最盛。”

至于黄堡鎮昔日的紫极宫有沒有一点遺跡可寻，当我躑躅在田隴間檢拾碎片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遐想。有时伸起腰来望望四周，并無所得，不免又有点惆悵。后在公路西側見一区立小学，似有相当建筑，經過詢問后才知过去是黄堡鎮的东岳庙，乾隆以及明代碑記里的文字都是这样說法。最后在小学廚房前面的空地上，发見一块平臥的石碑，上置碗碟，是学生們用膳的石桌。就近視之，碑头“德应侯碑”四字赫然在目。这就是窑神庙的碑石，立石年月为“大宋元丰七年九月十八”，就此碑石建立的时期来推測，在熙宁以前，黄堡鎮已有了窑神庙，这就說明耀州窑的燒造，远在熙宁以前了。（参看笔者所写“我对于耀瓷的初步認識”，見1955年第4期“文物參攷資料”。）

碑石中有关造瓷的文字，节录如下：

1.熙宁中尚書閣公作宰华原郡，粵明年时和政通，奏土山神封德应侯。……

2.黄堡鎮……居人以陶业为利，賴之謀生。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如合土为坯，轉輪就制，方圓大小皆中規矩。然后納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煙外飞，煨煉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鏗鏘如也；視其色，溫溫如也；人犹是賴之为利。……

3.……柏翁者，晋永和有寿人耳，名林，而其字不傳也。遊覽至此，酷愛泥土变态之異，乃与时人傳火窑甄陶术，由是匠工得法，愈精于前矣。民到于今，为立祠堂在侯之庙中，永报庥功，不亦宜乎！

碑石中以有晋永和中寿人柏林来鎮傳授之說，因而有人把耀州窑推到晋代，这一点似有疑問。我于1955年4月間調查河南湯阴县西乡鶴壁集古代窑址时，見有清乾隆三十七年重立的柏灵桥碑石，碑文中又提到柏灵翁，說是“……我湯邑尊也。”可見所謂柏

灵翁者，是一种傳說上的偶象，并非实有其人。

三

1954年調查后不久，邠县出土了許多青瓷，消息傳來，十分兴奋。出土情形根据后来陝西省文管会同博物館派人了解到的情况是如此的：

1954年8月19日，邠县城西洪龙河山洪暴发，把架在这条河上的千金桥冲断，河的兩岸田廔、树木湮沒甚多。水退后，在桥北五百米的断崖下，露出一片碗口大的黑色陶缸盖。初被村内拾柴孩子張留留看見，随手挖了一下，陶缸破裂，从那里滚出很多不同式样的瓷質碗蓋，有的已滾入河內被水冲走了。在那时，又来了村民強夏季，兩人赶忙檢拾打撈，共計获得碗蓋五十四件。嗣后他們倆都把这些瓷器交了出来。十九件存邠县文化館，余存陝西省博物館。

調查时，訪問过張留留和強夏季二人。据強夏季談，这批瓷器連打碎及被水冲走的合計在內，約有百余件之多，在陶缸旁边还有一隻陶盆，也被碰破掉入河內流走了。在現場进行勘察时，崖上原坑的跡象宛然尚在。（見本書插图。洪龙河边断崖，左方下部的黑穴，就是瓷器出土的原坑。）从原坑周圍的生土上层和附近的积石淤土看来，知道它不是墓葬內的东西。从瓷器的复杂而又多种的形式看来，頗不象日常使用的飲食器皿。关于这件事，当地农民有兩種說法：一是掉腿佛庙（显应院的俗称，庙在千金桥旁五十步許，1940年被蔣軍拆毀）的僧人在“回回乱”时埋藏下的；一是附近陶谷墓內的东西，被水冲流于此。但一般說来，明器总是散擺在墓內，不用陶缸裝的。因之后一說显然不能成立。据邠县县志載，显应院建筑壯丽，僧侶众多，庙产既富，享用亦奢，是邠、長一帶有名的一座大寺院。“回回乱”即指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的回民起义，在那个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的年月里，这般的靠庙产剝削佃农的僧侶階級的恐惧心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他們为了保存这批珍貴的器皿，把它裝在缸內埋藏地下，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也有人怀疑，这个断崖高約十米，当时怎会把坑掘的那样深呢？这是河床变了形的緣故。据当地老年人談：洪龙河当年河床很高，可以引水灌田，其后河水浸蝕，河床逐漸低下。1954年前，这里还有丈余寬、丈余高的二层台子，可以耕种。那么显应寺僧人未嘗不可以在这个台子上，靠崖掘一直坑，再在直坑內掘一拐洞，使其伸入崖里，然后将陶缸埋藏拐洞以內。不过这些說法，仍是一种推测。因为清代的僧人为什么收藏了宋代的一批瓷器，这个道理还需要解釋。

后經陝西省博物館把出土的各器照了象，又把在陝西各县出土的青瓷器也擇要照了些，这就是本图录分別編列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現在把這兩部分中重要的物品略加

分析，以備研究耀瓷者的參考。

四

先就邠縣出土的部分說，——特別要介紹的是第 2 圖的青釉附托的彫瓷杯。此種形式在五代的越器中是常見的，後來在北方的白釉系統中，亦頗習見，那是素白的一種。越器的划刻花紋極細，亦有划刻人物的，而凸彫的座側蓮瓣尤見剛勁有力。這件瓷器最別致的是杯的式樣作柳斗式，一似定窯的柳條紋魚簍尊，它的形狀，很象以前量米用的藤斛。就杯與托的全形來看，非常簡朴，這正足以代表北方宋瓷的風格。其次是第 4 圖的青釉彫花三足罐。罐的式樣很特別，矮足，鼓腹，安置着一個圓頂的小蓋，極渾朴之致。凸彫的纏枝花似葵，簡單的構圖，有着厚重的風格，類此作品，偶亦見於外人所編的圖錄中，認為是河南東窯的產品。其實東窯器皿究作何狀，是一個謎，談瓷者好以耳食之言來相互標榜，抑何可笑！

除了以上兩件特別的瓷器以外，折花瓣的，六折的，葵瓣式的各種碗形，都覺得大方可愛。其中以六折形的洗（見第 9 圖）矮而平的底足，為其他地方窯所不經見，而翻口形的素洗（見第 10 圖、第 11 圖），又是另一個格調，此種形制，我曾在早期龍泉瓷中見到，恐怕這就是耀州窯陶匠所創造的平底淺碗的小海鷗吧！

大碗中，于碗的外面彫刻蓮瓣的（見第 12 圖），外人所編的圖譜中往往標為汝窯的作品，也可以說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此種彫法，粗粗看來似覺生硬，但是細細研究還是非常圓活，瓣瓣蓮花，托着一個敞口碗，造形極美。但是為什麼此種制作，到了後代反而少見了呢？

此外可以一談的是碗的內面的印花，一般都是纏枝菊，枝葉相間，極流麗活潑之致（見第 16 圖），此又為其他地方窯所不及。就是說後來明代的麗水窯吧，花枝隱約模糊，更是相形見绌了。

邠縣出土的除了青釉的器物外，有黑釉碗（見第 25 圖），而白釉的如素渣斗（見第 26 圖），素碗（見第 27 圖），素多折洗三件（見第 28 圖，此處選印一件），尤屬重要。原來此種白釉器物，往年常見於古董市場，不為談瓷者所重視，一般就目為普通的宋瓷。本來白釉器物之在北方，經過我所調查的，如在河北、河南各地古代窯址中，雖是常有發現，可是尚未發現的怕還不少，其中稍有胎糠釉粗的，就稱為土定，其實此中還是大有區別，即如此次邠縣出土的白釉器三件，胎較薄，色較白，釉亦細，這是北方仿定的上等制品，未可以普通白釉器物目之。

至於本書第二部分在陝西各縣出土瓷器的造形，較邠縣出土的為豐富，舉例言之如

次：

1. 折瓣彫花尊（見第 1 图），大約为唾壺之一种，但是又象酒器。在書籍文献上所見的有一种器身稍曲，腹部下身略凸，而有較高的足，那无疑的是酒器了。器身上凸彫直綫紋，这是宋瓷所常用的裝飾，以后一直沿用，到了清初康熙时期，就演变成为当时所制的天藍百折罐。

2. 彫花壺（見第 3 图），肩部彫蓮花瓣，器身凸彫着很流利的纏枝花草，非常洗鍊而又自然。壺的式样較矮，显出凝重的姿态，但可惜是一件殘器，口部已損，壺盖已失，不能見其全形了。

3. 彫堆花瓶（見第 4 图），肩部堆花，器身全彫蓮花叶，叶的式样兩端尖長似孤叶，为耀瓷中特具风格的作品。此种制作，又象龙泉窑的龙虎瓶，本来肩部堆花的方法，在陪葬的明器上常見到，可以远溯到魏晉时期的青釉器。

4. 荷叶边碗（見第 7 图），此种式样完全与龙泉窑所燒的相似，因此已往对于此种青瓷的出产地点，非常模糊，现在就可以清楚了。

5. 印花盤（見第 13 图至第 16 图），盤的内面印花式样，分成六格，这与定瓷印花器的布局，有显著的不同。它不似定器的繁縟，而有定器的整齐；这与邠县出土纏枝菊的印花瓷器，又有不同之处。因为纏枝菊的花紋活潑生动，似有迎风招展的姿态；此則又嫌过于謹严了。第 18 图的印花碗，在洶湧的波浪中有三条游魚，波浪的刻法，后浪推着前浪，非常生动，比起五代越器上的錢塘江波濤印花，別具一种风格。

6. 彫花碗，淺淺的形式，口部折边，犹可見到唐代邢窑的普遍作风，而造形的簡朴，更与晉代青釉器相似。

总之，就兩部分出土的耀瓷看来，可以窺見耀瓷的真面貌。至于耀瓷的仿定、仿汝以及可能受到越器的影响并与龙泉窑有过技术上的交流，都可以从这一批出土文物中，得到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在青瓷的历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关系。至于以往东西外邦的文献上，耀瓷影片往往与临汝所生产的瓷器相混淆。而在 1923 年德国萊比錫所出版的“中国早期陶瓷”一書中第 23 图 a，有一短頸小口的划花梅瓶，白花划着黑的綫条，第 23 图 b，是一个罐，地上有凸彫的黄色花紋，都是剔划的做法，出处說是从耀州来的，所以标註为疑問的耀州窑，这是唯一的一本文献登載着疑似耀瓷的图片，不过这不是青釉与白釉器，而是剔划方法的器物，那就是現在所知道的当阳峪窑的标准作品。因而耀州窑造瓷技术中的此种制作，是否还有影响到当阳峪窑的可能，那就要等待將來地下材料的証明了。

陈 万 里

目 錄

談耀瓷(代序)·····	陈万里
--------------	-----

第一部分 邠县出土的耀瓷

邠县出土耀瓷全影·····	1
青釉彫瓷杯(全形) 全高8.2公分 杯高5.2公分 口徑8.2公分 托高3公分 托徑13.3公分·····	2
青釉彫瓷杯(分置图)·····	3
青釉彫花三足罐 高10.6公分 腹圍30.7公分·····	4
青釉十折花瓣碗 高6.5公分 口徑12.2公分 足徑4.8公分·····	5
青釉六折碗 高6.5公分 口徑12.5公分 足徑4.4公分·····	6
青釉六折碗 高6.8公分 口徑13.2公分 足徑4.5公分·····	7
青釉葵花瓣式碗 高4.5公分 口徑10.8公分 足徑4.3公分·····	8
青釉六折洗 高4.2公分 口徑11.8公分 足徑4.5公分·····	9
青釉素洗 高3.9公分 口徑12.3公分 足徑4.9公分·····	10
青釉素洗 高4公分 口徑12公分 足徑4.9公分·····	11
青釉彫花蓮瓣碗 高5.5公分 口徑24.9公分·····	12
青釉印花碗 高6公分 口徑13.5公分 足徑3.9公分·····	13
青釉印花碗(内面图)·····	14
青釉印花碗 高5.8公分 口徑13.2公分 足徑3.8公分·····	15
青釉印花碗(内面图)·····	16
青釉印花碗 高5公分 口徑10.8公分 足徑2.9公分·····	17
青釉印花碗(内面图)·····	18
青釉印花洗 高3.4公分 口徑12.1公分 足徑4.8公分·····	19
青釉印花洗(内面图)·····	20
青釉素碗 高5.7公分 口徑13.3公分 足徑3.8公分·····	21
青釉素碗 高5.7公分 口徑11.7公分 足徑3.2公分·····	22
青釉素碗 高4.5公分 口徑10.5公分 足徑3.2公分·····	23
青釉素碗 高5.2公分 口徑11.8公分 足徑3.4公分·····	24
黑釉碗 高4.8公分 口徑25.4公分 足徑4.7公分·····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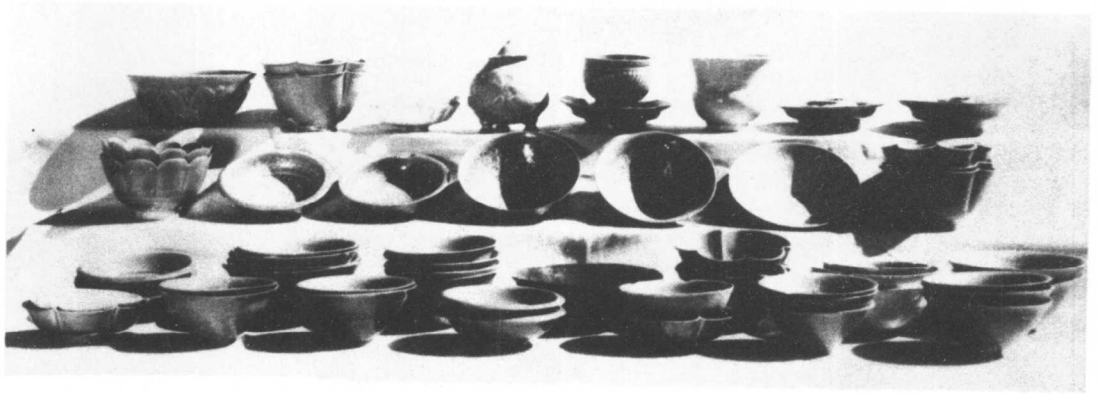
白釉素渣斗 高8.5公分 口徑10.8公分 腹圍28.5公分	26
白釉素碗 高51公分 口徑13.3公分 足徑4.2公分	27
白釉多折洗 高3公分 口徑11公分 足徑3.2公分	28
白釉多折洗(內面圖)	29

第二部分 陕西各地出土的耀瓷

青釉折瓣划彫花尊(西安修建文庙时出土) 高5.5公分 口徑11.2公分 足徑3.1公分	1
青釉折瓣彫花尊 高8.5公分 口徑14.2公分 腹圍32.7公分	2
青釉彫花壺(長安县宝旗寨出土) 高8.7公分 腹圍40.3公分 足徑7.5公分	3
青釉彫堆花瓶(三原县出土) 高17.2公分 口徑6.5公分 腹圍29.5公分 足徑6公分	4
青釉弦紋三足兽面罐(乾县出土) 高15.4公分 口徑17.4公分 腹圍57.8公分	5
青釉(豆灰色)素三足罐(乾县出土) 高11.5公分 口徑11.5公分 腹圍41.6公分	6
青釉荷叶边碗 高5.1公分 口徑11.2公分 足徑3.4公分	7
青釉(閃黄色)素鉢式碗 高11公分 口徑14公分 腹圍46公分	8
青釉素鉢式洗(西安修建文庙时出土) 高7.2公分 口徑9.2公分 腹圍41.5公分	9
青釉彫花盒(乾县出土) 高5公分 腹圍38.5公分 足徑6公分	10
青釉彫花盤(葭县吕家坪出土) 高4.7公分 口徑18公分 足徑6公分	11
青釉彫花盤 高3公分 口徑15.8公分 足徑5.9公分	12
青釉印花盤 高4.5公分 口徑16.7公分 足徑5.3公分	13
青釉印花盤(內面圖)	14
青釉(閃黄色)印花盤 高3.5公分 口徑16.5公分 足徑5.7公分	15
青釉印花盤(內面圖)	16
青釉印花碗 高5公分 口徑11.8公分 足徑3.5公分	17
青釉印花碗(內面圖)	18
青釉彫花碗 高7.5公分 口徑19公分 足徑5.4公分	19
青釉彫花碗(西安东关棗園巷出土) 高7公分 口徑17.6公分 足徑5.4公分	20
青釉彫花碗(葭县吕家坪出土) 高7公分 口徑18.6公分 足徑5.4公分	21
青釉素碗(咸阳县上召村出土) 高4.2公分 口徑14.5公分 足徑4.4公分	22

第一 部 分

邠縣出土的耀瓷



1. 邠县出土耀瓷全影



2. 青釉彫瓷杯（全形）



3. 青釉彫瓷杯（分置图）